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暮千雪
著

山魏 魏 嗟 峨

平山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暮千雪 著

山魏 山魏 嗟峨

平四題

田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8N04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巍巍嵯峨 / 暮千雪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6

ISBN 978-7-5613-9228-7

I. ①巍… II. ①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7262号

WEIWEI CUO'E

巍巍嵯峨

暮千雪 著

出版统筹 / 刘东风

责任编辑 / 尹海宏

责任校对 / 杨 雯

装帧设计 / 梵一设计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20mm×1050mm 1/16

印 张 / 25.25

插 页 / 1

字 数 / 350千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9228-7

定 价 / 6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战争的隐语

(自序)

《巍巍嵯峨》落笔成书时，窗外正是阳春三月，人间芳菲正浓时。历时四年，完成一个怀揣半生的心愿时，一种深海泅渡归来的疲惫与酣畅在所难免，同时更饱满的是份由衷的感慨与欣喜。

或许是机缘巧合，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起念于少年时：

生长的口镇街，依偎在关中名山嵯峨山下，这座千年古镇，西接淳化东连云阳，是西安通往陕北的重要关卡之一，曾留下彭德怀、刘伯承、习仲勋等众革命前辈的匆匆步履，所以从小我耳边就回荡着打仗的故事。尤其从外公外婆一次次叹羡“你们这代娃赶上好时候”为开场白的追溯里，我反复听到“战争”这个词，与其捆绑出现的是“枪声”“逃亡”“离散”“寻找”“年馑”“饥饿”“生死”等词。居于淳化深山里的外公外婆的表情和声色，生动地注解了这些词里裹挟的凄寒，也让我依稀意识到，所谓“战争”，就是一场空前的黑暗，对某些生命来说，是种灭顶之灾，是无力拔身的苦难。只是，苦涩的追忆，常常会以外公的朗声一笑为结尾：“世上还是好人多啊！那个娃娃脸、大个子的首长，送咱的那床被子和那个碗，咱用了多年啊！”威严的外公

很少如此笑，因此他的这种笑语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和好奇，那是一个于黑暗中跋涉的人终于看到了星火的喜悦与坚定。

后来，终于知道了关于外公的那场起死回生的“传奇”：1945年8月的一天，年轻的外公在位于淳化县石桥乡的雷家坡山头上打柴，遇上一支打听路线的解放军队伍，外公自告奋勇将这支队伍一路带到了爷台山，并留下来做了支前群众。在外婆以为外公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再也不会生还而绝望与悲恸之时，外公正在那场著名的“爷台山战役”中抬着担架。四天四夜的血雨腥风，外公和上千名支前群众零距离体味了革命前辈们舍生忘死的豪情和对百姓们的体恤爱护——看到外公没带行李，习老连忙送给外公一床被子和一个碗……而此前外公经历了另一段人生：抗战初期，外婆26岁的兄长，彼时是粟裕部下的一名营长，送有孕在身的妻子回村待产时，被汉奸带领的还乡团包围，突围中不幸牺牲，怀着孕的妻子被文书掩护着跳窗逃生后不知所终。在还乡团要将外婆家赶尽杀绝之时，刚订婚的外婆恰好当天去了外公家。听到消息，外公带着外婆连夜逃出那个生养了他们十六年的山村，再也没回去，从此他们习惯站在山崖上望啊望、盼啊盼……

我从9岁开始便与文学青年式父亲抢着看《人民文学》《当代》《收获》等书刊，12岁时从母亲口中听到这些往事，便朦胧地意识到，这些事一点也不比书上那些故事差，都是浑然天成的啊，于是热血沸腾地酝酿着长大一定要将这些故事写成文字。

可是写成什么样的文字呢？想让别人从中看到什么呢？壮观？悲惨？传奇？热闹？……毕竟年少，想过就罢。

时光辗转，2012年从部队回到咸阳的我，去探望一位长辈。一见面，这位出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的老人就动情地讲起了战争，他反复地讲我党那些军人如何艰苦，如何英勇，如何爱百姓，百姓又如何爱军人，百姓如何互爱。他说某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硬汉子，却为百姓遭苦难而落泪；百姓宁愿自己挨饿受冻，也要把粮食衣物送给素不相识的战士。长辈说，虽然那是场空前的灾难，但是因为大家彼此相爱相惜，那段苦难的岁月倒成就了令人刻骨铭心的幸

福与温暖。

沉浸在追忆中的长辈，有着与当年外公一样的喜悦与坚定。不仅如此，他和外公还有着太多的共性：他们都目睹过战争，他们都达观、善良。外公在全家人喝着能照见人影的米汤时，却还捞出几粒小米撒在锅台上，说留给老鼠；家里有人出门时，总会叮咛：出门对谁都要好，说不定他就是咱离散的亲人。而据我所知，眼前的长辈一生经历坎坷，遭受过各种不公平，但是他没有一句憎恨愤世之言，他经常行些出力不讨好的“傻事”。

知道我有写文的习惯，长辈眼睛一亮，欣然将自己珍藏了多年的资料捧出来：“娃，写下那段历史，这些事不能忘，要传播出去，要一代一代传扬下去！要让更多人懂得老一辈的良苦用心，要懂得人该怎样活，不要让英雄们的血泪白流！那不是一件件小事，那是珍贵的人性，是一种稀缺的精神啊！这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力量，是子孙后代们的财富，是全社会的明灯，千万不能失传！不能灭！”

我恍然明白了是什么让他们遍尝苦难从不喊苦，理解了是什么让他们在漫长多舛的人生里始终心怀宽容与希望，是什么让他们自发地收集着人性的光亮、传播着人性的光亮——是因为他们曾被人性的光芒照耀！那生命之间的相惜相爱，像阳光一样照破了他们的黑暗，让他们知道了生命所渴求的本质，也能寻到了破解苦难的秘诀——善与爱，不仅能战胜苦难，也能让人身处苦难而不觉得苦。

记忆纷至沓来，蓦地明白，外公当年的反复述说，是不是希望将那份记忆移植进我们的生命里？不要让某种光亮和力量断流？不要让他们怀抱一生的珍珠随着他们的逝去而滚落于泥土草窠，遗失于光阴之外？

记忆里的外公与眼前的长辈，连同少年时的念头，叠加在一起，我郑重点头。

当我下定决心写一部关于战争的书时，抬眼望去，看到了巍然不语的嵯峨山脉。这条沉默地耸立在关中大地上，连接起泾阳、三原、淳化三县的山脉，千年来像屏障一样呵护着关中百姓，承担着历史风雨，更在战争时期，扛起了一个民族的重任：它脚下的云阳镇成功地诞生了八路军；它曾创下八大元帅齐聚一地的

奇迹；它脚下的安吴青训班培养输送出了一万多名革命青年，以“北安吴，南黄埔”之名传扬海内外，毛主席为其题词，蒋介石为之致电，朱德千里迢迢从前线赶来讲课……这是一座山的荣耀，也是一片土地的荣耀，是一个时代的标记，更是一处人性的丰碑，锻铸梦想与希望的大熔炉。它见证了一段灾难里的辉煌，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军民联手抗敌战胜苦难的岁月；它见证了那些伟大生命的光芒，也目睹了一个个寻常生命从弱小到强大，从狭隘到开阔，从而活出了生命的高度。这些生命与嵯峨山一起耸立在中华大地之上。

托尔金说：“一个人必须亲自身处战争阴影之下，才能完全体会它的沉重压迫。”作为一个70后，虽然幸运地避开了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但是，纵观几千年历史，谁的命运不受战争影响与支配？在历时四年的创作中，我多次凝神在故乡这条巍然不语的名为“嵯峨”的山脉前，一遍遍思索每一场战争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思索在社会变迁史中，战争究竟要链接起什么？是功名？是财富？是杀伐？是仇恨？是……不，这些都不是。因为，在阅过成摞的史籍，在听闻目睹过诸多现实，在一次次想起外公、长辈及无数同他们一样的生命后，我终于确信，任何年代，任何群体，看似各自为营，却有着一致的本能。他们用尽所有力气，也无非是生命的本能所诉求的——在简单的温饱、安稳、团圆的基础上，体尝爱与被爱。生命，只有在爱里才能找到归属，世界万物应起源于爱止于爱。

塞翁千古流传，是因为其能解读福祸背后的隐语，而世间所有战争是否都揭示着“爱与善，是战胜苦难、消弭战争的唯一途径”？

或许，每一场战争，每一场苦难，都是人性的一次淬火，是对生命的一次解构和求证。为了证明这个道理，有太多人前赴后继献出了生命。

在这故事里，我还原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如百姓们质朴的同时，也有小精明，无畏生死的刚烈英雄，更有着柔情万千。如果说，百姓质朴中的小精明是种无意识的呐喊，那么，一场场战争中诞生的英雄，就是一把把人类精神高度的标尺，是一把把劈开人性壁垒的锯斧。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生命燃成火把，引领着人性的方向。他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

他们以国为家，以每个同胞为亲人。他们突破了人性的壁垒，用深广无边的爱与善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与光明，温暖了无数苦难中的生命，唤醒了无数混沌的心，在带给我们一次次震撼与感动的同时，更成为亮在一个民族上空的精神明灯，永不黯淡。

不知谁说过，写作是种修行，写完这部书，我彻底懂了此中况味。这部小说，是我创作生涯的一次转型，更是灵魂的一次嬗变。毫不夸张地说，从搜集资料开始，便如掉入一座大熔炉，很多个瞬间产生这样的念头：与民族大义相比，个人的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甚至不值一提。由此，我理解了那些先烈以及世世代代英雄们的情怀，也生发出作为民族一分子的自豪与踏实。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归属感，也终于让我懂得了“爱国主义”“赤子心”的意义，更让我懂得了生命的方向，品尝到了深刻的幸福。所以，我深深地感谢那些出现在或没出现在拙作中的所有先辈，感谢他们将生命凝聚成一束束光火留在这苍茫尘世间。因此，在写过的书中，唯有这部是以最庄严的心去写的——当你听着那一段段沾染着血泪的故事，你无法不动容，当你听到那些血肉之躯演绎出的奇迹，你无法不震撼，于是，回望那段岁月的目光不由得越来越向上方仰，心越来越向低处伏。庄严，就那样不请自来，且越来越浓，直到渗溢于笔尖，落到字里行间。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比天空辽阔的永远是人心，比山巍峨的永远是人性的光芒。我想我是幸运的，当我听到一件件动人的事件后，宛如从残垣断壁下的废墟里拣出了一颗颗珍珠，在那些时刻，我终于体尝到了文字工作者的幸福与优越——最先最近地沐浴了这些珍珠的光华。借着这些光华，我清晰地看到了人性可以抵达的宽度和高度，看到了世界的希望。也坚信，在滔滔人世里，永远有些生命，不受人惑，在默默地实践并坚守某些真理。他们的烛火之光，或许微弱，却是使这个世界转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引钱学森前辈一句“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我也惭愧地说一声“文字工作者没有地域之分，但有自己的故乡”。从自己的成长，我意识到中央云阳红军改编和安吴青训班留下来的红色文化，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资

源与财富，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有责任将这笔资源与财富传扬下去，作为泾阳土地养育大的孩子，我有义务记下这份属于故乡的荣光，同时告慰先烈：历史不会忘记，精神将一脉相传！从某种角度上说，这部书稿更意味着对一个家族、一个群体的心愿的实现，也是以文学的方式对史志等文献的某种丰盈与补充。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作为一个70后以战争为切口，对人性、幸福等命题的追溯与反思。

因初次驾驭如此庞驳的题材，肯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虚弱与欠缺之处，敬请海涵，感谢为这本书的诞生而付出辛劳的所有师友，深情祝福！

谨以此文祝福我的民族，我的故土，我的嵯峨山……

2016年8月初稿

2016年12月二稿

2017年8月三稿

目 录

- 第一章 雾锁嵯峨红军来
各有各的梦 / 001
红军来了！ / 008
高兴全云阳收义子 / 012
英子一家 / 018
最热闹的一个新年 / 022
- 第二章 紧急改编扛国难
中央急电 / 029
嵯峨山里夜追荣子 / 033
张生祥的秘密 / 036
习仲勋初到安吴堡 / 041
纯真的志向 / 045
张生祥哭闹阻换装 / 050
毛树周月下说三国 / 054
- 第三章 云阳誓师赴前线
沸腾的乡村 / 060
旄头漫卷西风 / 064
人在歧路 / 069
走，参军去 / 073
人别心不别 / 077
雨中誓师 / 082

第四章 青训班址落安吴

搬家 / 089

开学典礼 / 093

暗箭在弦 / 098

第一堂军训课 / 102

第五章 黑娃如愿成学员

高兴全用计躲抽丁 / 108

正月十五月儿圆 / 115

父子之战 / 119

青训班里逼婚 / 122

黑娃上了青训班 / 130

第六章 “南黄埔，北安吴”

苦练本领 / 139

同路人 / 144

成立党支部 / 147

前线归来的伤病员 / 150

同台不同戏 / 155

“兄弟”迎客 / 158

老“炊事员”的威武 / 164

第七章 不惧浮云遮望眼

母子重逢 / 172

沐浴红光 / 178

刘霞遇险 / 182

“贵客”临门 / 187

乌云难蔽日 / 191

党旗在心中升起 / 195

第八章 收编土匪安民心

嵯峨，嵯峨！ / 200

飞镖王勇挫土匪 / 207

走进边区 / 212

大获全胜 / 218

第九章 心有光芒劲无穷

人间正道 / 225

“好人歌” / 233

自力更生忙生产 / 237

积水滩上传欢声 / 241

学生会 / 247

第十章 有梦不觉深冬寒

“安吴装” / 251

新年的欢宴 / 256

社火 / 260

泾阳送“戏” / 263

新年新任务 / 268

第十一章 雁入云空酬壮志

最美的春光 / 273

新女性 / 278

神圣时刻 / 282

远征亮马台 / 285

五月抢收忙 / 289

共享收获喜悦 / 293

雏雁出征 / 297

庄严的约定 / 302

第十二章 风声鹤唳硝烟起

惨案频传 / 307

特派员暗探安吴 / 311

危机四起 / 315

阴谋 / 321

地头蛇行动 / 324

第十三章 惆怅人间别恨多

李长水痛打冯占财 / 330

英子远走 / 336

明娃回来了 / 341

血泪漫天 / 346

第十四章 守得云开见红日

一触即发 / 353

黑暗里的火把 / 358

紧急撤迁 / 362

走向胜利新征程 / 368

思念绵绵 / 373

哭泣的婚房 / 377

云开日出 / 383

岁月余音：重逢还是偶遇 / 386

第一章

雾锁嵯峨红军来

各有各的梦

嵯峨山，笼罩在1936年12月的凛凛晨光之中，像道屏障横在地平线上。万木凋零，黑魑魑的山崖参差逶迤地峭立着，雄浑，肃寂，坚硬，冰冷。

哒哒哒的马蹄声并着吱扭吱扭的车梆子声由远而近。原本不算大的声音在寒冬大清早空无人息的嵯峨山下就显得动静很大，一路上，把落在荒草、枣刺上觅食的麻雀吓得扑棱棱地争着向山腰飞。

“得驾——”坐在车辕上的人挥了个响鞭，马蹄下的嗒嗒声又稍稍密集了点，硬轱辘车轮也转得又快了点。

细瘦的康民卷着一身破棉袄躺在车里，他的身下是装满粮食的长布口袋。车身一颠，康民睁开了眼，拧过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对车辕上手拿长鞭的赶车人说：“我说你这个书记啊，整天没黑没明地筹粮筹款，人都瘦了一圈，来，咱俩换一下，你躺着歇下，让我给咱赶。”

赶车人席崇军，三十多岁，高大健壮，脸膛黑红，浓眉大眼，很有精神，是边区派往云阳地区的抗日救国会共产党的书记。他回头一笑：“老康，没事，你歇着，养好精神，咱们还得靠你这个游击队长保驾护航哩。”说罢，手

挥长鞭啪啪几声响。

康民哗地坐起，冲席崇军竖起大拇指：“行家！”

“哈，这算啥，想当初……咦——吁——”

席崇军半句话卡进肚子，急急地勒马停车，康民已麻利地一跨腿跳下了车，他俩同时看到迎面走来的小伙子直愣愣地往地上倒。

倒在地上的小伙子只有十五六岁，痛苦地呻吟着，几乎要失去知觉。两人蹲在小伙子两侧查看，发现伤情在腿上，席崇军伏身细看，叹气：“这娃腿伤得不轻，要赶紧治，快，康民，把人先往车上抬。”

康民也心疼地摸一下孩子的腿：“孩子，你叫啥名字？腿咋伤成这样？”

小伙子气若游丝道：“我，我叫荣子。”刚说毕，从眼缝里瞅见了康民腰里的两把短枪，慌忙挣扎翻身想往起站。席崇军笑着安慰：“别怕，孩子。”

荣子迟疑地望着他们俩：“你们……是红军？”

席崇军和康民点头一笑：“算你说对啦。”

荣子放心地头一歪，晕睡过去。

与此同时，张生祥跼蹴在安吴村麦地间的地畔上，顶着满身朝霞，一手撑着膝盖，一手挥着旱烟杆朝着对面的嵯峨山比画，旱烟袋在他清癯黄黑的脸孔前来回晃荡着：

“咦，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嵯峨山着火了，火焰大得啊！”

“怪了，我也梦了一晚上的火。”双手抄在袖筒里，挨着张生祥跼蹴的高兴全吭吭哧哧地跟出这句话时，眉头子攢着。高兴全一辈子很少做梦，屈指可数的几次梦最后都应验了，所以他对梦有些迷信，从早上醒来就开始寻思。

“啥火，啥火？你梦见啥火？”张生祥是个急性子，他最受不了这个人高马大的伙计四平八稳慢吞吞的性子。村里人有的说高兴全城府深，精于算计还端老爷架子，但更多人说高兴全厚道老实，不擅言语。在张生祥看来，高兴全就是个胆小怕事甚至有些笨的老实疙瘩。不过令他一直寻思不透的是，这个老实疙瘩咋有那么大的挣钱本事，又是种地，又是在云阳开店铺，把个家业弄得火旺旺的，是安吴村有名的富裕户，还在四乡八村树起了极大的威望。人常说人有钱了就变脸，还好高兴全不是这样的人，高兴全不但没疏远他这个一块耍大的伙计，还经常拉扯他一把，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还愿意跟他结成儿

女亲家。所以，从光腚玩泥巴起，他就觉得和高兴全是一家人，从来都以自家人自居，说话随意。

“说呀！”张生祥见脸盘明显比自己圆润一圈眉毛又黑又硬的亲家还是望着嵯峨山沉思，急得用胳膊肘捣他，“快说，梦见啥火？”

“梦见咱给俩娃正办喜事哩，院里突然起火了，满院的火，人一下子乱了，都向门外跑。”

“好梦呀！”张生祥啪地一巴掌拍在高兴全大腿上，“满院的火，就是财旺，看来又该你老怂发财了。”

“唉，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发财？我昨天已经去把云阳铺子的门都关了。”

高兴全闷闷的一句，提醒了张生祥，张生祥也转喜为忧：“唉，听说西安、咸阳现在紧张得很，学生娃天天游行，飞机在头顶飞来飞去。”

“不光是西安、咸阳，咱云阳这一带也人心惶惶的，这几天云阳镇乱得很，来了很多学生、难民，还有好些兵，也分不清是谁的人马。”

张生祥眼一亮，抽出嘴角的烟杆：“人马？是不是红军？”

高兴全不悦：“红军跟你有啥关系？”

“关系美得很哩！”张生祥脱口而出，又赶忙改口：“嘿嘿，我瞎扯哩，有没有关系不要紧，只要能救咱老百姓，能给……”张生祥胡嚷了一下，随即又兴奋地一拍大腿：“哈，对了，咱这梦是不是跟红军有关？是不是咱这里要来红军了？我可一直盼着这一天啊。”

高兴全：“你脑子咋缺根筋？盼啥盼哩？谁来都没有好处，兵荒马乱，受罪受苦的还是百姓。你还是操心咱啥时给娃把喜事办了。噢，我是来跟你商量给俩娃定日子的事哩，让你一个梦给打乱了。”

“红军是救百姓的，不会让咱遭罪的。”张生祥仍沉浸在自己的兴奋中，顾不上接高兴全关于给俩娃办喜事的茬。

高兴全的不悦更明显一些：“啥叫遭罪？打仗就是遭罪，不管啥年代啥样的人家，一卷进战火就别想安宁。”

张生祥丝毫不恼，仍兴冲冲地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火烧过来了，躲也不是办法，只能迎着上。”

高兴全：“迎着上？你凭啥本事迎着上？不是那块料就甬逞那个能。”

张生祥：“你咋看出我不是那块料了？就兴你蔫驴踢死人，就不许别人肉里长牙？”

高兴全：“你肉里长啥牙了？有本事揭开看看。”

张生祥：“没到揭的时候哩，到时候了就给你揭开。”

高兴全：“快甬胡扯了，赶紧寻思着给俩娃把喜事办了，安安生生地过你的日子。整天毛毛躁躁的，早晚要吃亏。”

张生祥：“放你一百个心，咱四十几年的粮食也不是白吃的。俩娃的事咱说了也不算，还得征询下俩娃的意思哩。”

高兴全：“娃是咱生的，咋就咱说了不算？”

张生祥：“你就是个老脑筋，儿大不由娘，现在这娃主意大着哩。”

“嘁，我看是你主意大着哩吧。”话不投机，高兴全沮丧又烦躁地把头拧向一边，看身前身后绿汪汪的麦地。刚受过一次薄雪滋润，一畦畦麦子就像吃饱了饭的娃，你挨我我挨你，成团成簇，静静地晒着太阳，不知人世疾苦的样子，安闲、惬意。

张生祥对亲家高兴全的反讥并不在意，像这样谈崩翻脸的事又不是一回两回了，张生祥知道高兴全最讨厌他脑子简单、做事毛躁的毛病，也一直提醒他遇事要看长远，要有主见，不能胡乱跟风，并且不止一次地警告他：你早晚要吃毛躁的亏不可！张生祥总是哈哈一笑岔过去，这也是张生祥最好的一点，不知是能分得清好歹，还是心胸宽，总之说轻骂重他都哈哈一笑，是个啥话都不往心里去、啥事都不往心里搁的直肠子。所以村里很多人羡慕张生祥啥时都乐呵呵的，只有高兴全时常敲打他，并对他的“没脑子”深怀忧虑。

但是张生祥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张生祥觉得亲家高兴全对他的担心和忧虑完全是多余的，他觉得高兴全并不完全了解自己，整个安吴村的人都不了解自己。别看他毛毛躁躁，心里藏不住一句话，其实很懂分寸，不该说的事坚决不说，甚至能做到一字不漏多少年。

想到那件事，吧嗒吧嗒抽着烟的张生祥呵呵笑出声，惹得高兴全恨铁不成钢地剜他一眼：“赶紧把心思放在俩娃婚事上，我还等着抱孙子哩。”

席崇军加紧赶车，一口气奔进云阳东街城隍庙。庙内两旁的走廊上挤满了逃难的人，很多难民挑着担子，担子里一头是娃，一头是破破烂烂的行李。男